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五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魏志陳思王植傳曰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三國志攷證五曰按曹子建集封二子爲公謝恩章云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又云苗志小豎並佩金紫案本傳不載封穆鄉公以其爲魏朝事故略之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北王魏志陳思王植傳曰子志嗣徙封濟北王志累增邑并前

九百十戸九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勞格校勘記曰據武紀時爲中護軍非撫軍將軍也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志別傳作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帝受禪降爲鄄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麻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書鈔七十五王隱晉

書曹志傳曰不以郡務爲意晝則遊田夜則誦詠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鄄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書鈔六十七晉起居注曰咸寧二年詔曰甄誠公曹志爲篤行道履達覺通義宜在儒林關弘胄子案甄誠爲鄄城之誤爲字衍覺爲學之誤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志別傳作國子博士後轉祭酒案奏六代論事在爲博士時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文選六代論注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

鄉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後遷祭

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志別傳作崇錫之典下禮官議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

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

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

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志別傳曰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

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

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

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

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

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周家祿校勘記曰義誤議志

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書鈔五十八王隱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合啟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常博士張偉懿王太偉雜曹嘉之才幹學義不及公曹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宜補員外常侍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頌之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志別傳作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勞格校勘記日此太康九年也許猛與舊君不通服議日元康四年薨覲擢愼禮太常奏以惡諡崔褒歎曰

魏顯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庾峻　子珉　敳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元和姓纂六曰魏襄城令庾乘乘伯於漢時徵而不就或魏時始爲令歟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魏志管寧傳注庾氏譜曰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𧙗[illegible]遁胤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張璠傳注庾氏譜曰侍中峻遁之子案裴注兩引庾氏譜作遁是本傳作道乃遁之誤譜言遁爲太中大夫乃因子貴賜拜也元和姓纂鄧名世姓氏辨證均作遁牛馬有毀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

書鈔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博學有才思 初學記十二引王書作少好學有文才 嘗遊京師聞

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

流涕頁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

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

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

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

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

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

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

對荅詳悉 魏志三少帝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 太學問諸儒夏連三般歸藏周周易之故易

博士治于俊對講易畢後命講尚書博　遷祕書丞初學
士庾峻對復命講禮記博士馬照對　記十
二王隱晉書曰轉祕書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
丞循覩今古聞見益廣
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書鈔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朝野稱當　武帝踐阼賜
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御覽二百二十三晉
贊曰遷祕書監幽讚符命天文地理因有述焉書鈔六
十二引臧榮緒晉書作唐峻爲御史中丞威而不尅疑
誤乙拜侍中書鈔五十八引臧榮緒晉書拜侍中下有出入王命四字　加諫議大夫常
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
四坐莫能屈之書鈔五十八臧榮緒晉書曰峻起難是往反深有理致四坐歎質俱無能屈
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
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

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
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
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
被褐懷玉太上棲於巨圉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
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淸
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
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
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
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
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

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尙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

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

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豈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絜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

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開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勑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歆世說賞譽篇下日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日城西公府注虞預晉書日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又引王氏譜詡娶庾宗之女豬作注云子躬子嵩兄也案本傳但言二子今據世說注引王氏譜是琮爲珉弟而歆又爲琮弟也

珉字子琚御覽四百十八引庾帳別傳曰帳字子居案帳爲珉之諱性淯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勞格校勘記曰劉元海當作劉聰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御覽四百十八庾帳別傳曰旣天子蒙塵帳臨作與許遐等侍從曜設會使帝行酒帳至帝前乃慨然流涕曜曰此動人心卽時遇害案傳作元海別傳作劉曜均爲劉聰之諱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敳字子嵩 魏志管寧傳注引庾氏譜作顗聖賢羣輔錄下又引作庾凱字子嵩世說文學篇注晉陽秋曰侍中峻第三子 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 世說文學篇注晉陽秋曰恢廓有度量 從容酣暢寄通而已 世說賞譽篇下注名士傳曰庾敳雖居職任從容博暢寄通而已 處衆人中居然獨立 世說賞譽篇下注名士傳曰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 世說文學篇曰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注晉陽秋曰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 太尉王衍雅重之 世說賞譽篇下注名士傳曰敳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王夷甫雅重之也 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 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豁情作寄懷 猶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

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嘗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癡聖惟質所建眞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飆玄曠之域兮深漠暢而靡玩兀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

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世說文學篇也字均作邪）荅曰在有無之閒耳（世說文學篇作正在有意無意）

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敳常靜默無爲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神王一作袖手御覽二百四十九晉中興書曰庾敳參太傅軍從子亮少時見敳在太傅府多名士皆一時秀異敳處其中常自神王案世說賞譽篇下注晉陽秋曰敳爲太傅從事中郎類聚四十七引江氏家傳云大傅從事中郎庾子嵩隋唐志有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與本傳歷官異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敳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

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穨然已醉世說賞譽篇下注晉陽秋曰敳穨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品藻篇注引名士傳同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世說雅量篇曰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案世說以此爲庾敳之言與本傳作東海王越異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

書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書鈔六十九臧榮緒晉書曰河南郭象字子玄世說文學篇注引文士傳亦云河南人與庾敳傳同釋文敘錄作河內人案本傳失載郡望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世說文學篇注文士傳曰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賞譽篇上曰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世說賞譽篇下語下有議字書鈔九十八語林云王太尉問孫興公曰郭象何如人答曰其辭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案語林以此言爲孫興公答詞與本傳作王衍異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

當權熏灼內外世說賞譽篇上注名士傳曰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敦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嚮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案此語見庾敳傳此作敦乃敳字之誤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隋志有太傅主簿郭象集二卷注云梁有五卷錄一卷亡唐志仍五卷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世說文學篇合綜作旨要妙演作妙析頗有作猶有象爲人行薄作象爲人薄行有儁才隋志郭象莊子

注三十卷目一卷梁有三十三卷釋文作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爲音三卷今存本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世說新語云秀義不傳於世象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晉書象本傳亦採是文絕無異語錢曾讀書敏求記獨謂世代遼遠傳聞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信案向秀之注陳振孫稱宋代已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今以釋文所載校之如逍遙遊有蓬之心句釋文郭向並引絕不相同胠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句釋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爲之斗斛以量之句釋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無然其餘皆互相出入又張湛列子注中凡文與莊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注所載達生篇痀僂丈人承蜩一條向注與郭一字不異應帝王篇神巫季咸一章皆棄而走句向郭相同列子見之而心醉句向注日迷或其道也而又奚卵焉句向注六十二字郭注皆無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注多七字示之以地文句向注塊然如土也郭注無之是殆見吾杜德機句鄉吾示之以天壤句名實不入句向郭並同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句向注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齋句向注二十二字郭注無之鄉吾示之以太沖莫勝句郭改其末句謂

有九名此處三焉句郭增其首十六字居五十一字歸吾宗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逃也句食豨如食人句向郭並同於事無與親以下則並大同小異是所謂竊據向書點定文句者始非無證又秋水篇與道大蹇句釋文云蹇向紀輦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併世說所云象自注秋水至樂二篇者向未必貫錄矣錢曾乃曲爲之解何哉考劉孝標世說注引逍遙遊向郭義各一條今本無之讓王篇惟注三條漁父篇惟注一條盜跖篇惟注三十八字說劍篇惟注七字似不應簡略至此疑有所脫佚又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二句張湛注曰莊子亦有此文併引向秀注一條而今本莊子皆無之是併正文亦有所遺漏蓋其亡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庾純 子旉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 書鈔五十王隱晉書曰庾峻弟純字謀夫門宗最知名博學有思理爲世名儒早有公望魏志管寧傳注庾氏譜曰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

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

書令河南尹書鈔七十六王隱晉書庾純傳曰詔曰河南京畿大都爲四方之表則中書令庾純精誠忠正才經治亂其以純爲河南尹御覽二百五十二引王書大御作大類精誠作精粹治亂作治化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鎭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干寶晉紀作饗衆官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干寶晉紀作世俗言純乃祖爲伍伯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答古今注曰伍伯一伍之伯也厄林曰西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卿堯欲題名嚴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皁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案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置

衛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鞲即今
行鞭杖者皆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晉宋書故曰伍
伯如今官府前導著紅黑幘人謂之軍牢者也伯讀如
陌其行在諸鹵簿前朱書百官志下諸官府至郡各置
五百者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
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
也韋曜曰職名今亡其書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
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騶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
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也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掌
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
人子男則二人近之矣名之異爾又漢官中有伯使
主爲諸官騶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充
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
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
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
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
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
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
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
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
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誡
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
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
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
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闇義

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
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勑身不謹伏須罪誅御
史中丞孔愉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
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
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
致誅夷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
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
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
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
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醉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議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敘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

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艮皆有老母艮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啟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案通典六十八作龐禮禮省文作札故誤札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

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尙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駮奪從政之限制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卽爲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客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沈醉尹醒聞知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

由而謂傲很是爲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人以詐（周家祿校勘記曰入當作人）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己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己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

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諭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辭公以教義見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辭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

不伸於盛明之世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温克醉酒沉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書鈔六十七臧榮緒晉書曰咸寧二年詔曰議郎庾純篤志好古敦說詩書有儒行宜訓導國子全晉文注曰案本傳純於泰始中歷河南尹尋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非由議郎爲祭酒也書鈔所引疑轉寫有誤御覽二十九山濤啟事曰侍中彭權遷當

選代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衜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不者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眅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眅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眅坐免官初眅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眅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眅以爲愧恨至是毁純眅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旉

寔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寔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疏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

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左傳昭十一年疏引賈逵說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也左傳昭十一年疏引鄭衆說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左傳昭十一年疏引鄭衆說作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

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衞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旉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荅所問荅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尙書朱整褚䂮等奏旉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旉等八

人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駮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駮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荅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旉是議主應爲戮首但旉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匃其死命

秀珍專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于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御覽五百六十二引作不脩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民一作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上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

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御覽五百六十二引作奕世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啟手歸全易簀而歿蓋

明愼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
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毀彊盛而不盡禮管子
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
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
也王公貴入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
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御覽五百六十二引作怙威）曾之行
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府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憚焉
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
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
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

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旣爲不智乃不救之罪於是乃止及孫晧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案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

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
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以賞罰以
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
啟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
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
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
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
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
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能借天
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

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句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己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後與劉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婞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玆青土作牧東藩違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僂僂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潁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

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

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潁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

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酗嘗斯作象旣攘善秀惟癉惡

勇獻嘉謀幾邀鼎鑊

晉書斠注卷五十

晉書斠注卷五十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元和姓纂五曰後漢安定皇甫攜生褒始居安定爲著姓漢太尉嵩之曾孫也書鈔七十九王隱晉書曰皇甫嵩與賈逵同歲舉計至丞相府曹公唯留嵩與語良久便辟之嵩知己直諒不能隨時更爲蒙漏乘單車入蜀世說文學篇注王隱晉書曰謐祖叔獻霸陵令父叔侯舉孝廉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

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家以存教豈我居不卜一作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世說文學篇注王隱晉書曰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御覽四百六十四玄晏春秋曰子林訥不好戲弄口又不能戲談又六百七玄晏春秋曰十七年子長七尺四寸扱一御覽作七百五歸狂迎朋扛鍾孑末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或編荊爲楯執杖爲戈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母數譴予予出得瓜果歸以進母母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夫孝者莫大於欣親今爾年近乎二十志不存教心不入道魯無怵惕稍慰我心修身篤學爾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予流涕予心少感遂攻史書又七百三十九皇甫謐自序曰士安每母病輒推燥居溼以裕易單案本傳作年餘二十當從元晏春秋作十七爲得實

母圖云年近二十也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世說文學篇注王隱晉書曰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之覓少有盜日御覽二十七皇甫謐玄晏春秋曰余家貧晝則愍於作勞夜則甘於疲寐以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惟季冬末獲得一句學耳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御覽五百十虞般佑高士傳曰皇甫士安少執沖素以耕稼爲業專心好學每改服以行又八百二十四元晏春秋曰又好農桑種藏之事且養雞鶩園圃之事愍不舍力焉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眞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御覽七百二十二引晉書曰後得風痺疾因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案所引非本書蓋諸家逸書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

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彊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

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元本無則字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過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眞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御覽六百十四玄晏春秋曰余學或兼夜不寐或對食忘餐或不覺日夕是以游出之事吉凶路絕富陽男數以全生之道誨子方之好色號余爲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書鈔九十七玄晏春秋曰余嘗恨不能請命於天延年累百博極羣書者也案此語與朝聞夕死意正相反蓋

典之所寄非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
一時之言也
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
姑子也 尚書堯典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姑子外弟梁
柳得古文尚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
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illegible][illegible]弘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郎謚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
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
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書校文三日柳
為城陽陽平弘農三郡太守後為城門校尉以閒續言
為太孫少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覽[illegible]日又為太弟太傅出
為鎮西將軍守關中被河間王顒將馬瞻等所害[illegible]據
太康十年紀及王隱晉書柳乃晉初良吏今晉書無傳
事實遂散佚不可盡攷矣案正義所引不著何家當是
十八家晉書逸文本書武帝紀太康十年以陽平太守
梁柳有政績書鈔三十九王隱晉書陽平太守梁柳治
積九巽水經注河水四日千嶠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晉
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是柳又為陽平弘
農二郡太守矣以先後攷之弘農當在陽平之前書鈔

一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又誤作陽城當之官人勸諡餞之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作或勸諡送之諡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御覽九百七十六引王隱晉書作豈中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鴻季也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臧榮緒晉書作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諡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

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孰高箕山尙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寛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

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
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
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
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
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
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
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
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
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
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眞可以沖邁此眞吾生

擢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硜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餐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巨圍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

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麟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丁泰未盧札記曰虞仲翔解履九二云履訟初變爲兌訟時二在坎獄中故曰幽人孔氏經學巵言曰左氏遂幽其妻惠氏九經古義引荀子公侯失禮則幽古刑法囚謂之幽惠氏云今學者輒目高士爲幽人非也案三國魏志管劭安傳明帝詔青州刺史曰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義則三國時郤以高士爲幽人矣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

外也故曰天玄而淸地靜而宝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宝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劒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

山之力劃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
斯皆棄禮喪眞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
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
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
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
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
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
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
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眞故上有勞謙
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

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眞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眞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

也子議吾失宿而彫眾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眾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臣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絶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竊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尩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皐人綱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皐陶振

禍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御覽七百四十引作半身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煩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鄙儒不竝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穢麮札樸曰玉篇麮與麰同麥也一切經音義麩麥糠也齊民要術旱稻法宜五六月暵之以擬麮麥糅之彫

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世說文學篇注引王隱晉書一車作二車御覽三百八十六引王隱晉書作謐羸病手不釋書歷觀古今無不皆綜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魏志東平王徽傳注曰曹翕撰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隋志有皇甫謐曹歙當翕作論寒食散方二卷又有皇甫士安依諸方

撰一卷顏氏家訓雜藝篇曰醫方之事微解藥性小小
和合居家得以救急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詳裴秀
傳注
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
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
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
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
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
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
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
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
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

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書鈔六十六引晉起居注作武帝咸寧二年詔曰御覽二百四十五翰苑新書前集六十六引作元年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書鈔六十六引晉起居注履素作素履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書鈔六十六引晉起居注作固辭疾篤恐其所執不奪其志也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御覽六百十引王隱晉書誤作督終論曰玄晏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

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

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
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姦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
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
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
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椁或
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
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
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
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
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

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粗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作裹尸覆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阬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五尺作二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賚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

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眞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没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十七史商榷四十
八日古文尚書推
鄭氏康成所傳者係孔壁眞本唐人作疏之本并孔傳
則謐所造託名於孔者謐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去
康成沒
十餘年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謐所著詩賦誄頌論
難甚多隋唐志徵士皇甫
謐集二卷錄一卷又撰帝王世紀隋志雜史類
皇甫謐帝王
世紀十卷注云起三皇盡漢魏唐志同宋志九卷入編
年類尚書堯典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姊子外弟梁
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
之書詒錯隸遂孔傳書成史通採撰篇日元晏帝王紀多
採六經圖讖隋經籍志攷證日謐言封帝摯於高辛氏
本於東海衛宏所傳後漢儒林傳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
書謐得其傳則不徒資諸梁柳矣攷御覽諸書所引似
謐紀乃分其類爲篇體裁推在博攷故隋唐志竝入雜史
宋史
恐誤年厤唐志皇甫謐年厤六卷書鈔類聚御覽竝引
之玉海書目日晉正始初安定皇甫謐以漢
紀殘缺博案經傳旁觀百家著帝王世紀
竝年厤合十二篇起太昊帝訖漢獻帝高士逸士列

女等傳隋志皇甫謐高士傳六卷宋志作十卷今存本三卷隋唐志皇甫謐逸士傳一卷三國志注文選注並引之御覽四百九十六引作皇甫謐達士傳隋唐志皇甫謐列女傳六卷類聚三十五初學記二十御覽四百八十二並引作列女後傳魏志龐淯傳注曹爽傳注並引作烈女傳孫志祖讀書脞錄曰續博物志云皇甫謐高士傳亦七十二人而直齋書錄解題則云高士傳十卷自被衣至管寧八十七人是宋本已不同矣今本高士傳止三卷自被衣至焦先九十一人卷數少而人數多蓋亦出於後人之增損也[illegible]玄晏春秋隋志雜傳類元晏春秋三卷唐志作二卷武威張澍有輯本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

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陶侃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王廙傳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荊州將吏馬俊[illegible]馬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爲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杜曾傳王廙爲荊州刺史曾距之以三傳參攷則荊州將吏距王廙迎杜曾乃在廙未到州之先且所迎者杜曾非杜弢也）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貴其不來詣己乃收而斬之荊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世說文學篇注王隱晉書曰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世說文學篇注王隱晉書曰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元本作資憒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

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周家祿校勘記曰任衍文按賦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或天上脫信字）故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數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斡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搖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御覽六百八十四引製作綴太珠之明璫）製文霓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瑱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覲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荊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眞兮豈

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於凝露希前軌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倐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烏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昊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奧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

兮顥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
遠游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儀而爲衞兮六氣
紛以成羣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厮徒於
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
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彯彯而遂遐兮
氣亹亹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嵎兮掇紫英於瀛濱揖太
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
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彯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
曄兮仍騰躍乎陽一作暘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
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

覿朱明之赫戲莅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鷦一作焦明以承旂兮驅天馬而高馳詵羲和於丹上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歲一作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與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上觀玄烏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毚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畜探龜蛇於幽穴

兮瞰罔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爽中黃於耳目偭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一作遣瞀兮瞋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淸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揣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谷兮癸亂常而戚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隻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也四位爲匠乾巛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

而為川瀆而為陵禍不可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游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餐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翙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裁輪修袓班命授號犧螭整旅兆司儆以啟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

蚩尤之修旂兮建雄虹之采旄乘雲車霓鞭之扶輿委
移兮駕應龍青虯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
兮仰流旌垂旄猋攸襳纚而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
方馳且啟行於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闚乾
巛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崐崘經赤霄兮臨玄
根覩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
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欒而督引兮將遊降而遂遨悲
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煙熅兮辭天衢
心闓易兮識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
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

濟無思兮心恆娛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
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
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
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
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
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
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
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
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

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鈞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

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荅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衞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帋

蜀度逆海東權乃絲閒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
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
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邛冉
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
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
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
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
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
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
弓矢櫜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劒班朝造

舟為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類聚四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汎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案此事見束晳傳虞傳不言左遷陽城仲治乃仲洽之誤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駮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

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厤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

煩有變而之備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巽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案禮志載衛瓘等奏請封禪表不列虞名詳李重傳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注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隋志曰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史通書志篇曰晉有摯虞族姓記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

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條目改正禮新昔與狀凡十五事南齊書禮志日晉初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參攷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纘續此製未及成功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

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跟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荅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藐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宋書禮志二生上有初字】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宋書禮志二此句下有天子無服殤之儀絕朞】故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案議玉輅事不載輿服志兩社也】

議則見於禮志詳李重傳注書鈔一百四十摯虞會朝堂五輅制度議曰諸車之合於法度可以示訓者則輅為名亦猶殿堂之正者則曰路寢也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世說文學篇注王隱晉書曰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餓卒御覽三十五四百八十六王隱晉書曰永嘉五年洛中大飢五月摯虞餓死虞撰文章志四卷隋唐志並作四卷後漢書桓麟傳注魏志陳思王傳注世說文學篇注均引之注解三輔決錄隋志雜傳類摯虞注趙岐三輔決錄七卷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史通補注篇曰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

陽談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隋經籍志攷證曰按岐撰決錄據其自序並昔人微引逸篇其書不類譜牒至摯虞之注與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史通所考未精也武威張澍有輯本二卷

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隋志總集類作四十一卷志論二卷唐志與本傳同隋志曰虞採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別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摯虞品藻流別有條理焉柰詩關雎正義引作文章流外集書鈔一百一百二引作文章流別論御覽五百九十五百九十六並引作文章流別傳

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恆爲其辭束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世說文學篇曰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洽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洽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注

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爲大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　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　文選補亡詩注王隱晉書云束皙字廣微平陽陽平人也案地理志元城陽平二縣均屬陽平郡不屬平陽王書誤以爲陽平縣人且誤郡名爲平陽　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　御覽三百六十二引文士傳作孟造　雞之自東海避難歸蕪城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說文疏從㐬從疋以疋得聲隸變疏爲疎與束縛之束本不相涉疋古胥字古人胥疏同聲故從疋聲也疏之改束自取聲相轉如耿之爲儆奚之爲嵇耳唐人不通六書乃有去足之說沈濤交翠軒筆記曰錢說甚辨然漢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疏字已作疎觀孔褒碑字原文載隸子旧碣不汲注

騁鮞語是疏乃漢時俗字疏不从足从束而云去疏之足猶沇不从尤而云去水爲尤也董字本从童而鄢塢有千里草之謠皋字本从本而伏波辨白下羊之邪漢時隸變之俗體不合六書者甚多正未可概以說文繩之耳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哲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文選補亡詩注王隱晉書曰父惠馮翊太守兄璆與哲齊名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曰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案王書敘哲父兄之名與此傳均異必有一誤御覽四百十引束哲別薦孟恩文言孟恩父昔爲御史與哲先君同僚是哲父亦嘗爲御史也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哲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

晳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御覽十一王隱晉書曰束晳大康中郡大旱苗稼敗晳乃命邑人躬共請雨三日中雨水三尺衆人以其有術數精誠於神明百姓懽喜爲之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蔚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先生桼我黍句當從王書作以蔚與下句以生叶韻本書疇爲醻之譌文即酬字也末句束長生亦以作束先生爲是晳與衛恆厚善聞恆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蟄諸賦類聚六十五御覽六百五十引束晳勸農賦桼書鈔一百四十四引束晳湯餅賦凡十條本傳但作蟄賦脫去湯字類聚七十二初學記二十十六御覽八百六十均引之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束晳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

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匵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

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顚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徒屈蟠於埳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巨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明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罋直執若茹藿

餐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
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
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蟖蛁赴溼物
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棲或排蘭
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
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
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
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鄰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
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闢子之
高喻將忽蕭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

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周家祿校勘記曰或句首當作是故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匪躬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犧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謐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蓭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

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禁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書鈔五十七干寶晉紀曰祕書監賈謐請束皙爲著作佐郎難陸機晉書限斷御覽二百三十四文士傳曰束皙晚應司空辟入府六日除佐著作郎著作西觀撰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文選補亡詩注引王隱晉書作請爲著作郎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

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案春秋敘疏引十三篇作十二篇與隋志十二卷合且以七十五卷總數計之當作十二篇詳下文注史記魏世家集解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太史公書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案以今王爲襄王甚誤詳下文注晉盧無忌齊太公呂望表詮柘公錄闕題爲曰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曰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

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考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案此紀年之佚文僅見於碑刻者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今世所傳竹書紀年起黃帝而此云夏以來然則黃帝至唐虞事出於後人附益非汲冢之舊矣紀年附注相傳出於沈約然梁書南史約傳備載所撰述不及此書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載紀年或云十二卷或云十四卷俱不言約有附注則附注亦非休文所作也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日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謂紀年篇起自夏殷周晉書束晳傳云記夏以來惟史記魏世家注引荀勗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本注紀年自黃帝始雖與杜束二說異而稽之史注不爲無本十駕齋養新錄日據束晳傳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於黃帝亦後人僞託之一證案史記集解引荀勗述和嶠之言已云起自黃帝與晳傳不同此言如出于僞託則唐初已有人改竄而仍嫁名於晉人也

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

類聚四十王隱晉書日有春秋似左傳

其中經傳大異

尚書盤庚上正義日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古文云將治宅殷

殷是與古文不同也

則云夏年多殷

竹書紀年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徐文靖統箋曰按帝王世紀自禹至桀并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二十二年由史始禹甲庚終桀甲子共四百日十一年桀史皆禹丙子桀桀甲子共四百二十九年今據竹書羿浞不在王數凡十有七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沈約附注曰起癸亥終庚寅案今本竹書紀年夏年未嘗多于殷豈晉以後所改耶然晉書必有所據

益干啟位啟殺之

竹書紀年曰帝啟六年伯益薨祠之統箋曰按天問曰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洪氏補注引汲冢書曰益為啟所殺今据竹書益薨于帝啟六年啟方且祠之何有殺之之事漢律厤志曰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皆不合經術亦是類也案天問云啟代益作后漢志云益為天子代禹戰國兩漢人所言如是必有所據史通疑古雜說等篇引竹書亦云益為后啟所誅錢氏養新錄云今之竹書乃宋以後人偽託非晉時所得之本也

太甲殺伊尹

竹書紀年曰太甲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統箋曰案文選陸士衛豪士賦注引紀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考竹書紀年事事與經史扶同獨太甲潛出自桐殺尹一事敢立異議不顧事之有無者彼見夫三晉處晉君于端氏田

和遜康公于海上往徃託伊尹放太甲之美名明示其可以潛爲之謀而殺之故設爲尹太甲殺尹之說所以寒奸臣之胆而壯哀君之氣也如春秋外傳褒姒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與膠鬲比而亡殷豈必實有其事哉

文丁殺季歷

竹書紀年曰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故曰文丁殺季歷統箋曰按呂氏春秋首時篇王季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高誘曰季歷勤勞國事以至薨沒故文王哀思苦痛也時竹書未出誘不知有文丁殺季歷事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上曰竹書紀年出于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李氏維禎曰羣書蕪殘典訓陵遲殺益誅尹猶曰頗刑季歷之獄古今大惡而以之汚讟至聖不憂舌過鼻乎是皆不知史記太丁即文丁誤以文丁爲文王由不見竹書本文故也十七史商榷曰文丁史記作大丁帝乙之父也作文丁不誤

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

竹書紀年曰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統箋曰案書無逸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

之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耄荒乃自其生年而數若謂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則耄荒將何指乎案竹書武王在位十七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在位十九年至穆王元年適百年也

幽王

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竹書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共伯和歸其國沈約附注曰號曰共和統箋曰案魯連子曰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史遷以爲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非實錄也竹書紀年校補曰近本作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引紀年同今據史周本紀司馬貞索隱所引作共伯干王位粱玉繩史記志疑曰案以共和爲周召行政之號史公之畢說也而韋注國語孔疏左傳及史通獨宗之後儒並依斯解其實不然昭廿六年傳云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知厲宣之間諸侯有代行王政者矣周召本王朝卿士儐果攝天子之事不可言釋位別立名稱若後世之年號

古亦無此法故顏師古以史公之說爲無據攷竹書紀年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篇及索隱引世紀正義引魯連子並以共和爲共伯和共國伯爵和其名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共地近衛即漢河內郡之共縣周時亦謂之共頭呂氏春秋誠廉篇武王使召公盟微子于共頭之下是已古史從竹書路史有共和辨可互相證明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其時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凡有言共伯至周攝政者有言共伯干位篡王者有言共伯即衛侯者盡屬不經之談爾呂氏春秋偁人篇莊共伯謀共國顧下共首山師開春篇往又以共伯爲則時諸僻祇詞謀妄論也然籍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逆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義遂使逆遙共首之賢侯幾疑共與羿浞莽卓等並不誣哉夫厲以得罪于民流彘不返共和攝政王號附在也奈何削之歐陽公春秋論有言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此足定載筆之失

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

一篇似說卦而異杜預春秋後序曰汲冢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類聚四十王隱晉書曰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春秋後序曰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新唐書劉知幾傳曰子貺嘗以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爲也宋史藝文志春秋類有汲冢師春一卷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春秋後序稱瑣語十一卷隋志雜史類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唐志卷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月爲夏殷春秋又曰瑣語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隋經籍志攷證曰水經滄水注類聚書鈔后妃部御覽

皇王部人事部服章部羽

族部共引頊語十三事

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

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

所封大麻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

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荀勖

穆天子傳序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

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勖前所考

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

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塚

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

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

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穆王游行之

事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

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

經副在三閣案史記六國年表魏世家惠成王均作惠

王無成字襄王僅十六年無二十一年如荀氏之說由

始皇燔書之歲上溯八十六年乃哀王之二十一年並

非襄王魏世家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集解言世本
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索隱亦云脫一代故荀氏誤以
哀王爲襄王而不知襄王無二十一年也且索隱云按
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是竹書紀年斷限於哀王
二十年而所藏則在襄王之冢其時襄王已葬哀王在
位故稱哀王曰今王當無疑義荀氏曰今王之塚則不
詞矣亂帝紀續種傳均作繫王不紀本傳上文云至安釐王之二十
年又誤以哀王爲安釐王更進四十三年矣其去燔書
之歲安得有八十六年乎春秋敘疏引束晳傳云祇歷
代張籍是卻雜云所引係王隱晉書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
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圖部差爲整頓又云穆天子
傳世閒偏多索王書所謂圖部指上文周易上下經二
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及穆天子傳而言也其餘
各書僅舉七十五卷總數不列細目隋志起居注類穆
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
注蓋并圖詩一卷而言

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龔自珍最錄穆天子傳曰束晳傳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篇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晳傳別出之者非也自珍曰孫說是也

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劒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春秋敘疏引束晳傳云[illegible]玨斷引譜係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其目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案本傳上文所舉篇數凡六十九篇合之不識名題之七篇爲七十六篇多出一篇證以春秋正義所引紀年作十二篇則本傳作十三篇誤也如此適符七十五篇之數二尺五寸書鈔一百二十二引王隱晉書作三尺五寸類聚六十引山海經注作三尺三寸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王接傳曰時祕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

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初學記二十一引束晳答汲冢竹書釋難書

遡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

類聚四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

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邨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

類聚四引續齊諧記作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盥洗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七引續齊諧記作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觴

遡帝曰必如所談

類聚四引續齊諧記作若如

便非好事

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七引續齊諧記好事作嘉事

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

類聚四引續齊諧記作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

昔周公成洛邑

類聚四引續齊諧記成作城

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七引續齊

諸記作羽觴隨東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日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類聚四引續齊諸記作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祠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類聚四引續齊諸記作帝日善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日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御覽六百六引文士傳作太康中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書鈔九十七引文士傳作內外莫識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日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世說雅量篇注引文士傳檢驗作檢校御覽六百六引文士傳作驗校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世說雅量篇注引文士傳作三十九

歲卒元城爲之廢市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寰宇記五十四曰束晳墓在元城縣南二十五里晳才學博通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曰文甚俳諧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春秋左氏傳正義通典均引之馬國翰輯爲一卷發蒙記案隋志小學類束晳發蒙記一卷地志類重見注云載物產之異疑小學類誤收史記殷本紀正義匈奴傳索隱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一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九均引之通典七十一引束晳發蒙記總論元耶律楚材雙溪醉隱集花史序釋自注引發蒙記是元時此書尚存也補亡詩文選補亡詩注王隱晉書曰嘗覽古詩惜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文集數十篇隋志著作郎束晳集七卷梁有五卷錄一卷書鈔五十八七十九一百五十二引束晳集行于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

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王公論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均引王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騂騄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隨侯之掌伏帷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

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嘉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

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們書令王堪統

行臺勞格校勘記曰晉諸公傳贊曰東海王越表王堪爲尚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諸軍事傳作尚書令異徵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

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

當又撰列一作烈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

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

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勞格校勘記曰愆期字門子歷溫嶠平南督護陶侃太尉右司馬加督護南郡太守庾翼南蠻校尉庾亮征西司馬散騎常侍辰陽伯注公羊十二卷光祿大夫孫毓之孫章公羊書新

唐藝文志作王愆期注公羊十二卷又難答論一卷書

太誓正義曰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

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

孔子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

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

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詩鴻雁疏亦引此書通典八十

九引征西大將軍庾亮

府評議司馬王愆期議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旣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晳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郊禋之禮虞旣厄於從理晳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棲心蓬蓽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乖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羣財成禮度刊緝遺文

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斠注卷五十一